



思路花语

化妆与卸妆

■陈鲁民

人在化妆前后差别很大,特别是借助于现代化妆术以后,反差就更明显了。俗话说,上帝给了他一张脸,他又给自己造了一张脸,就是说的化妆之功。那些讲究的都市女性、白领精英,不化妆不出门已成为基本共识。虽然化妆卸妆都是很麻烦的事,需要花很多时间精力,但爱美女性乐此不疲,觉得很值。

有些多情且不分男子,总觉得外头的女人漂亮,因为他看到的都是精心化妆过的脸。而家里的黄脸婆则一般都是素面朝天、本色对人,脸上的瑕疵一览无余。所以,才会产生老婆是人家的好的错觉。正因为如此,聪明的女人,即使再忙,也会在家里淡扫娥眉,给老公孩子呈献一个美好无暇的脸。女为悦己者容嘛,这没什么错。据说宋美龄女士自打学会化妆,一辈子都是盛装以待,从没卸妆后见人。直到百岁高龄,她仍是这个习惯。谁也没见过她卸妆后的芳容。

我们看影视剧,那里的女演员,几乎个个都是貌美靓丽,如花似玉。但内行人说,那多半是化妆的结果,卸了妆和常人差不多,强不到哪里去。还真有多事之人,隔三差五就在网上发布一

批明星化妆前后的对比照,差别确实很大。化妆后容光焕发、倾城倾国;卸了妆就成了一般人物,甚至惨不忍睹。我有时就痛恨这些多事之人,因为他们破坏了我心中的女神形象。

古时有个美女赵飞燕,深得皇帝宠爱。但她的美貌也得益于化妆术的加持。在她重病不治时,皇帝去看她,她把脸背着就是不让看,因为她知道自己不化妆的脸再加上病容,是经不起皇帝苛刻审美的。希望最后留给夫君的是一个美丽形象。

化妆卸妆,当然不仅限于一张人脸。

胡适说,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女孩。确实,有不少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,都是化过妆的,有的还是浓妆艳抹,与事实相去甚远,根本经不起推敲。历史学家的任务之一,就是为那些化妆太过的人和事卸妆,洗尽铅华,还其本来面目。这个事很难很复杂很费时间,但也很有意义。

有些贪官,也精于化妆之道。明明是贪得无厌、以权谋私的无耻小人,却化装成清正廉洁、一尘不染的正人君子;明明是男盗女娼的下流人渣,却化

成仁义道德的圣贤之人。纪检委反贪局的使命,就是给他们“卸妆”,抹去脸上的白粉、嘴上的口红,揭穿他们的画皮,送他们到该去的地方。

还有五花八门的面子工程、政绩工程、形象工程,还有名堂无穷的繁文缛节、文山会海、形式主义等。看起来很美,其实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、劳民伤财、华而不实。也要为其卸妆,暴露其真面目,让其难以大行其道。

戴了很多花环,脸上涂了不少油彩的名人,也有卸妆之必要。季羨林先生学富五车、满腹经纶,但晚年时,却被人加了不少高帽。他心里一直很抵触。最后忍无可忍,干脆发了个声明,一辞“国学大师”之誉说,二辞“泰斗”之评价,三辞“国宝”之赞扬。自我卸妆后,不仅没有影响到他的声誉,反而在人们心目中更真实亲切了。

有日出就有日落,有化妆就有卸妆。化妆,是为了美化生活,提高颜值,只要不过分、不离谱就好,标准是“浓妆淡抹总相宜”;卸妆,是为了还原自然,回归本真,坦然面对世界,也不无诗意。“夜来沉醉卸妆迟,梅萼插残枝”,就是很美的意境。

生活漫笔

春来荠菜香

■周广玲



荠菜,又名枕头草、粽子菜、菱角菜、地菜,十字花科植物。叶片呈缺刻或锯齿状,根系发达、较深,伏地而生,多生长在田埂山野,根鲜具有特殊清香气儿,味道清香鲜美。《诗经》唱道:“谁谓荼苦,其甘如荠。”说的就是荠菜。

春天,正是荠菜飘香的时候。一场春雨过后,麦田里荠菜丰盈清润,鲜嫩碧绿,尤其惹人喜爱。在春天所有的野菜中,荠菜是当家菜,当寒风还在呼啸的时候,它们已伸展着绿色的身姿,出现在田间地头中了。荠菜营养丰富,含有大量的氨基酸、蛋白质、粗纤维、胡萝卜素和维生素等,多为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。荠菜性味甘平,具有健脾健胃、利水、止血、明目、降压、消炎等功能,可帮助人们增强机体免疫功能。所以俗语说“三月三,荠菜当灵丹”。

喜欢荠菜,缘于喜欢春天的田野。在乡下,春天来了,我便会和乡邻们握着小铲、菜篮到田间挖荠菜。漫步于田间地头,呼吸着清新的空气,心情就会像阳光一样灿烂。挖荠菜要手眼并用,或蹲或跪,仔细看轻轻地挖。每每惊喜于发现的一片嫩嫩的荠菜,便会全然不觉频频低头弯腰的乏累。挖荠菜一定要仔细。田中的野菜很多,弯着腰缓缓走在麦田间,要认真分辨,不然就会找错。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诗云:“时绕麦田求野荠,强为僧舍煮山羹。”诗中描写就是这样的场景。有的荠菜开满白色小花,看上去素洁淡雅。不过荠菜开了花就已经老了。老了的荠菜口感不好,要挖还是选比较嫩的才好。把嫩嫩的荠菜挖出来,抖净土,放到篮子里。采好后回家,择好的小心仔细地洗净备吃。

荠菜味美。宋代词人苏东坡喜欢吃荠菜,亲自采挖,亲自烹制,并赞曰:“君若知此味,则陆海八珍皆可鄙厌也!”陆游《食荠十韵》也写道:“唯荠天所赐,青青被陵冈,珍美屏盐酪,耿介凌雪霜。”荠菜的吃法多种多样,可炖可煮、可炒可烹,还可与鸡蛋或豆腐放在一起做饺子馅、包子馅。无论哪种吃法,都能品尝到荠菜独特的清香。母亲常常用荠菜来做包子或者饺子。母亲做的猪肉荠菜馅的饺子,是我最爱吃的。母亲把采回来的鲜荠菜洗净,均匀剁碎和猪肉一起拌馅,再配以葱末调料调成饺子馅。这样包出来的饺子煮熟后香气扑鼻,吃起来鲜香无比,让我回味无穷。

春来荠菜香。到田野里走走,挖些荠菜尝尝。大自然纯美的气息伴着荠菜独有的清香,原来生活是如此美好。



诗风词韵

杏核

■邵铭

自从被剥去外衣后
遭弃角落
凭借坚硬的壳
守住心中的苦和涩
父亲曾四处撞墙
也没有拔除钉在骨头的痛
兄弟姐妹依然在滚石上山
咬紧牙,嘶哑着嗓子
呼唤雨水
帮我开口

河畔寻春偶得

■宋伟

(一)

春风春水春光灿,偷来午后半日闲。
河畔观鱼得自在,书尽春意入诗篇。

(二)

春光尽撒水激漉,东风吹柳轻拂面。
河畔钓者醉其中,渔漂传讯却不见。

文化随笔

春雨敲瓦

■尚庆海



上周回了老家。晚上刚在老屋躺下,突然听见了雨声。雨下得不大,雨点落在屋顶上的滴答滴答声,如同敲击乐一般悦耳动听。

儿时,对于雨敲窗,习以为常,而对春雨敲瓦,没有一丝印象。久别故乡,多年没再住过老屋,对老屋也略显生疏。原以为这次再睡老屋,必会失眠,谁曾想春雨突然降临,赠与了无限诗意,令人不胜欢喜。

故乡老屋的房瓦为烧制的土瓦,原为蓝色,历经风雨早已变为褐黑色。瓦缝之间生了苔藓,平常看不见。一逢雨季,苔藓就鲜活了起来,用一抹抹新绿装饰了土瓦的梦。

如果没有这些苔藓,我会怀疑这屋顶的瓦

是否有生命。恰是这些苔藓,给了我肯定的答案。想必,这瓦是喜爱雨的,特别是沙沙的春雨。轻轻滴落瓦上,像是抚摸,更像是拥抱,把一片片瓦尽拥入怀。

记得每逢雨季来临之前,父亲都要登上房顶查看房瓦是否有破碎。发现碎瓦就及时更换新瓦,预防雨水渗漏,损坏了房屋。我在下面仰着头给父亲扶梯子,心想着哪天我能登上房顶看看?

父亲抽掉碎瓦递下来,母亲集中放在院子一角,舍不得扔掉。我便将那些烂瓦敲成大小差不多的瓦块,在石板上磨成圆滑的瓦子,用来玩抓子。那些不起眼的碎瓦被我全方位打

磨后,焕然一新,露出了它原本的质地。虽然颜色依然比新瓦要深一些,但那是岁月的印记,多了厚重之美。

雨似乎下得更急了,密集的雨点敲打屋顶的瓦上,啪啪作响。这老屋屋顶的瓦有些年头没有检查过了。我突然想,多年没有住人的老屋,风来过,鸟来过,他们途经屋顶停下歇歇脚的时候,是否和沉默的瓦说过话?是否担心用力踩在瓦上,瓦会疼?

听春雨敲瓦,滴滴答答,不知道哪一声是发自春雨,哪一声是发自屋顶的瓦?久久沉醉这诗境之中,忽然顿悟:人生安然,岁月静好,良人相伴,时光缱绻,才是最美的幸福。